



选择游戏

全国清廉微型小说征文作品选

凌鼎年◎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选择游戏

全国勤廉微型小说征文作品选

凌鼎年◎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选择游戏：全国勤廉微型小说征文作品选/凌鼎年编.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3

978 - 7 - 80216 - 801 - 5

I. ①选… II. ①凌…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815 号

选择游戏

——全国勤廉微型小说征文作品选

凌鼎年 编

责任编辑：陈金华

责任印制：李 华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100053)

编辑部：(010) 59594614 发行部：(010) 66560513

出版部：(010) 59594625 门市部：(010) 66562755

邮购部：(010) 66560933

网 址：www.FZPres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80216 - 801 - 5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勤政廉政，百姓心声

（代序）

网络媒体、互动媒体迅速兴起和发展，使信息的“微传播”成为常态，影响着人们的语言和行为，无“微”不精彩的“微时代”已悄然来临。而微型小说这种扎根于民间的新时代文体，正好适合这种传播方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适逢“微时代”的到来，微小说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反腐倡廉始终是老百姓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近年来人民网对每年“两会”十大热点的调查，反腐倡廉始终位于前列。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中央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全社会对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热度。

只要做个有心人，不难发现，近几年，微型小说经常与勤廉文学结缘，各地开展廉政小小说征文的一个接一个，这说明什么？无非说明勤廉题材是老百姓关注的题材，是正能量的题材，勤政廉政是普通百姓的心声与诉求。而微型小说是广大读者也能参与的一种文体，他们借微型小说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来表达自己对当下政治的希冀与描绘，以及感受。

近年来，江苏省太仓市按照党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努力探索新时期深化党风廉政教育的新方法。该市纪委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开展“微时代”的微宣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微博、微信、微型勤廉党课、微剧、微电影，不一而足。这次勤廉微型小说征文，实现了微型小说这张太仓江南小城的文化名片与时下热议的勤廉话题的一次文化联姻，希望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而结果也的确没有令我们失望。2013年8月中旬，太仓市纪委与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太仓市文联、作协合作，在海内外的网站、报刊上发了征文启事，参与者甚多。仅仅3个月不到，就收到一千来篇参赛稿，可见大众的积极性之高，投稿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江西、广东、广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海

南岛、内蒙古、澳门等，来稿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并且还收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德国、泰国等多个海外国家的华文作家投稿。

从参与投稿的来看，有专业作家，有业余作家，有文学爱好者，有机关干部，有报刊编辑，有公司白领，有部队军官，有学校老师，有在读学生，有打工的，有退休的，有的全家动员，或夫妻双双投稿，或家长与孩子同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人发了30篇作品来参赛。

从作品内容看，弘扬正气，充溢真善美是主流。读之，鼓劲、温暖。其中不少作品适合拍成微电影，或改编为小品、小戏，完全可以搬上舞台。

征文结束后，经过四位初评委近一个月的审读，从一千来篇稿件中筛选出380篇初评稿，交与终评委评审。终评委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郑宗培、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作家网总编冰峰等10位。

我们在评比、结集时，剔除了那些人为拔高、不能令人信服的稿子，尽可能挑选那些自然、真实，有生活气息、有可信度的作品。这次结集的《选择游戏——全国勤廉微型小说征文作品选》，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精选出119篇。入选的作品不敢说篇篇精品，但选稿的原则是“只认稿子不认人”，故入选者大部分是陌生面孔，其中不乏新人新作，有的还是处女作。作为选编者扪心自问，很是欣慰，因为我们坚持了公正、公平的原则，质量有保证。当然，作品到底如何，读者自有公论，一言以蔽之：读者心里有杆秤。

凌鼎年

2014年3月

目 录

勤政廉政,百姓心声(代序)	凌鼎年(1)
金奖	龙会吟(1)
噶玛	石 嘉(3)
大堤	徐均生(5)
坎	童树梅(8)
老支书	孙克勋(10)
还乡桥	崔大伟(13)
石灰吟	王广猛(15)
老黄的见识	塞顿开(17)
当生产队长的爷爷	陈大军(20)
最大的腐败	顾文显(22)
英雄	曹宁元(24)
泉	吴金明(26)
爸爸	张亚珠(29)
老韦的离职感言	张保学(32)
大山无言	张浩宗(34)
殡仪馆长的秘密	杜良灿(36)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万 芊(38)
借条·收条	岳秀红(40)
足浴	张新民(42)
宁书记下乡	邢庆杰(44)
联斋刘	颜士富(47)
披着蛇皮的羊	刘丹影(50)
选择游戏	尚克有(52)
县长爱拍照	张以进(54)

收买	何葆国(56)
壶道	何庆华(59)
罚单	金 明(61)
鹞鹰之死	戴 希(63)
红薯飘香	曾宪涛(66)
无字碑	丁迎新(68)
永远的副手	菊韵香(70)
局长心里惦记她	范 进(73)
考试	刘黎莹(75)
谁在背后下黑手	朱西岭(77)
留一手	储召良(79)
处方	何一飞(81)
红皮鸡蛋	蓝 月(83)
洗澡	刘国芳(86)
情若久长时	王春迪(88)
一把藏刀	王新荣(91)
秦归离婚	夏雪勤(93)
路遇	吴志强(96)
钓鱼	张东生(98)
又是一年秋霜菊花黄	季世锋(100)
他	龚远峰(102)
罗局长出车	张永平(104)
防弹衣	杨小颜(106)
正步走	刘建超(109)
关门	郑名富(111)
一袋眼泪	张树曾(113)
一个人的名字	李永生(116)
失官综合征	郭 炜(118)
虚拟世界	高延萍(121)
棋差一招	陈 兵(123)
采访手记	剑言一白(125)
箍桶匠和他的儿子	邵宝健(127)

兴趣	陈 伟(129)
那一湖莲荷	毛玉蓉(131)
杨震四知	朱奚荭(133)
一碗面条	朱士元(135)
聊天	秦德龙(137)
经济适用房	刘桂红(139)
选村长	刘 平(142)
收礼	厉剑童(144)
一念之差	林美兰(147)
借我一生	章彦文(150)
李县长募捐	李忠元(153)
疑似病变	袁省梅(156)
特殊村规	邵恩锁(159)
属相	张 思(162)
午夜来电	刘永飞(165)
对得住自己	崔叶盛(167)
城里的天空	李 建(169)
下一个会是谁?	孙庆丰(171)
特殊的祭品	张爱国(173)
滋润	王文钢(175)
父亲	石 磊(177)
老主任新主任	白金科(179)
慧眼	曾叶文(181)
心眼	孙毛伟(184)
天眼	梦 阳(186)
天眼	中国强(188)
人生的重要一课	周 平(190)
寒夜来客	符浩勇(193)
梦醒时分	杜春燕(195)
回家	孟学祥(197)
俘虏	刘 霞(199)
知不知道你怎样杀了人?	马孝军(201)

长寿秘诀	陈大超(203)
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仲 慧(205)
雅贿	胡 靖(208)
帮扶	王英彪(210)
画心	王 烨(212)
眼睛	范 进(214)
人情官司	袁 婷(216)
倾听	张义德(218)
带薪干部	卢 群(221)
隐贿	周海亮(223)
心病	李学东(226)
惧雷	张建忠(228)
张局长	居国鼎(230)
陶瓷大碗	王明珠(233)
离奇的谋杀	刘斌立(235)
同学	徐习军(239)
她的孩子怎样了	汤 雄(241)
母亲的礼物	管文锦(244)
午夜电话	曹建红(247)
盗	凌冬生(249)
秘密	凌 珍(251)
身份	谢志强(255)
红包	(澳门)贺 鹏(257)
分西瓜	[泰国]梦 凌(260)
廉洁可风	[新西兰]冼锦燕(262)
情深似海	[德国]穆紫荆(263)
审判	[美国]融 融(265)
弘扬正气的宋弘	[加拿大]孙白梅(267)
赠言	凌君洋(269)
廉主任与陆检察官	凌鼎年(272)
村里来了检察长	凌鼎年(275)

金 奖

龙会吟

C县举行全县文艺调演，要求每个乡镇报送一个节目。梨花乡报送了紫云剧团的小戏《把门》。

《把门》是一曲反腐倡廉的小戏，很受观众欢迎，大家都看好这个节目，觉得这个戏在县里夺魁很有希望。

也有人担心，现在的评比风气不是那么正，不去县里活动，不去疏通关系，莫说夺魁，只怕铜奖也搞不到。他们提醒老纯（老纯是紫云剧团的团长）赶紧去县里活动，请评委吃吃饭，必要时扔几颗炸弹。他们把送红包称为扔炸弹。

老纯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纯得不能再纯。他说：那怎么行，我们在台上演反腐败的戏，在台下却搞不正之风，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老纯不去活动，大家也不好再说了。他是团长，团长说了算。

在县里比赛的时候，《把门》果然不凡，从演员上场，到演出结束，短短的十五分钟，把观众的心完全抓到戏里去了。演员谢幕时，观众掌声如雷，差点把观众大厅的房顶掀掉。无论是观众，还是紫云剧团的演职人员，都认为这场比赛的金奖非《把门》莫属。

可是评奖结果出来时，却使观众大吃一惊，《把门》不但没有得到金奖，连银奖铜奖都不是，只得了个优秀奖。

紫云剧团的演职人员愤愤不平，都说要去找评委评理，尤其是要找老甘。当场亮分时，老甘给《把门》亮分最低，要是他多亮几分，就有希望获金奖。老纯说：评什么理，没评上金银铜奖，说明我们的戏不行，评委有评委的评奖标准。演职员说：不是我们的戏不行，是我们没有去活动。老纯说：你们看见人家活动了？说话可要负责任。赶紧回家去，弯月村的群众等着我们去演出呢。团里的演职人员都发牢骚，说：只得了个优秀奖，演个屁。老纯严厉地说：你们是为老百姓演出，还是为了获奖演出？

弯月村是个偏远山村，早在半个月前，就要求紫云剧团去演出。当时因为

忙于为参加全县戏剧调演做准备，一直拖了下来。现在比赛结束了，自然不能再拖。老纯特意为弯月村准备了一台最精彩的节目，其中就有《把门》。意料不到的是，《把门》演出完，演员正要谢幕，台下的观众却齐声叫嚷：再演一次。这使老纯和团里人都感到意外。以往演出结束时，有要求再增演一个节目的，但要求刚演过的节目又重演一次，还从来没出现过，而今天，弯月村的观众却要求把刚刚演过的《把门》再演一次。

第二次演出结束后，观众还是欲罢不能。

由于在弯月村的演出格外成功，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都知道紫云剧团有一曲叫《把门》的好戏，纷纷请他们去演，白天演，夜里演，不到两个月，紫云剧团的《把门》演了近百场，说得上声名远播。有一次省里在县里开现场会，县里准备了一台节目，指名要紫云剧团演《把门》。

紫云剧团的演职人员不愿意去，说让那些金银铜奖去吧，调我们的优秀奖节目有什么意思。老纯鼓眼瞪着大家，说：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我们的优秀奖节目不但要去，而且要演出金奖水平。老纯这么说了，大家就不敢反对，老纯在剧团的威信高。这一次演出的效果，比上次的比赛演出得还好。

演出结束，一个五十来岁风度儒雅的人找到老纯他们。演员们认出那是上次比赛时给他们亮分最低的评委老甘，都不搭理他。老甘也不计较演员们的态度，走到老纯面前，十分高兴地说：你们的戏演得很成功，我真诚地感谢你们。

老纯奇怪了，说：你感谢我们做什么？我们又没有帮你什么忙。

老甘说：这次县里演出，是我提出演《把门》。当时很多人反对，怕你们不肯来，影响县里形象，因为这次的观众是来自全省各地的领导。是我坚持要你们演。你们不但来了，而且演出了最高水平。你们的风格，比金奖还金奖。

老纯看着老甘，眼神更加奇怪，一脸疑惑地说：你上次给《把门》亮分最低，这次怎么又推荐我们来演？

老甘扶了扶眼镜，镜片后面好像有泪光在闪烁，说：事实证明，你们剧团的《把门》是曲好戏，你们完全应该得金奖。可惜我这个评委当时看走了眼。

老纯激动了，拉着老甘的手，动情地说：不，得金奖的应该不是你，你的为人是当之无愧的金奖。

噶 玛

石 嘉

嘉措在小会议室里，向机械厅的领导汇报企业改革内部分配的情况，正谈得兴致勃勃，秘书进来说：“外边有人找你。”他出去一看，微微一愣，是总务科的老党员、清洁工噶玛，便预料她是来纠缠工资的，于是沉下脸，挥挥手说：“你有问题，先找总务科长反映，我现在没有空。”

噶玛的声音细细的，但透出一股硬气：“你这个当厂长的，倒怕我扫地工，笑话，不敢谈谈么？”嘉措有些不耐烦，严厉地说：“上级领导正等着我汇报工作，不许你胡闹。”说罢转身便走。“嘉措厂长，你……”她并没动手拉他，只是跺了一下脚，泪光闪闪，瘦瘦的面孔抽搐得很难看。

噶玛从小是个孤儿，五十出头年纪，面相和形体却像六十多岁，脸色发黄，前额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两条细腿有些罗圈状，经常喊胸口疼，医务室却没查出是个什么病症。她负责厂区主干道的保洁卫生，还要清理四个垃圾箱，已经干了三十多年了。企业改革内部分配制度，打破“铁工资”，分配一头沉的向一线倾斜，她这个三线的勤杂工，不仅奖金长翅膀飞了，基本工资被血淋淋的砍去三十块钱。所以，嘉措就怕她这样的角儿来找麻烦。在工厂里，老娘们闹起事端来，又哭又喊，神出鬼没，假若撞头发疯，那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难讲清。”嘉措是位机械制造专业的研究生，当厂长不多久，一副斯文模样。说老实话，他心里顶清楚噶玛是惹不起的，于是便躲她。前两天，嘉措和噶玛在厂门口碰上了，想起那次遭遇，他仍心有余悸。当时他陪着电视台的记者，正采访企业打破“铁工资”后的新气象，想在厂门口拍摄大全景。噶玛拖着大扫帚，有板有眼，不缓不急的正扫地，扬起一阵尘土，见了他们这帮人，假装看不见。她的工作服又肥又大，裹在干瘦的身体上，空空落落的。可那把大扫帚却挥舞得沉重有力。趁与嘉措擦肩而过的机会，她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嘉措厂长，你先别忙，有个要紧的问题，我憋在肚里怪不是滋味。”

嘉措一惊，唯恐记者将镜头对准这场面，又窘又急，连声说：“放手，放

手。你入党二十多年了，这点觉悟也没有！”谁知道他越挣扎，噶玛越拉得紧，她整天喊心口疼，病恹恹的，此刻却有这般大的劲儿。两人僵持不下，众人见状，一齐向前劝说噶玛才松了手，不过说的话很难听：“你当厂长是吃什么家伙的，心里没点谱儿，经常到工人窝里泡泡，也折不了你的阳寿。”

嘉措恼得变了脸色，回头瞅了她一眼，看见噶玛正悻悻的怒目而视，黄黄的瘦脸汗津津的，显得颧骨越发凸出，一身肥大的工作服，手执一把沉重的大扫帚，越发衬出她的身材矮小，可直杠杠立在道路中央，木雕泥塑一般。

嘉措心里不禁略有触动，噶玛家庭经济困难，丈夫早年出工伤死亡，有个儿子智能低下，在家里闲待着白养活。她自个儿整天喊心口疼，又要买药又要吃营养品，改革分配制度，她的钱包一下瘪了一半，物价这么贵，真难为她日子是如何过下去的。他这么想了想，后来一忙，也便忘掉了。当厂长的，整天和客户谈订货，到银行跑贷款，开会，应酬，忙得没有喘气的工夫，哪里还顾得上噶玛呢。

不曾想，第二天这噶玛倒真的不再添麻烦了，老老实实紧闭嘴巴，永远沉默下去，她死了。她那弱智的儿子，哭号着撞进厂长办公室，“扑通”跪下，喊道：“厂长大叔，俺娘死了，临咽气前，交给俺一张纸条，念叨了几遍，要俺一定把纸条给你看。”嘉措展开纸条儿，看了看，撒腿便往仓库后的围墙下跑，那里偏僻寂静，杂树野草，十分旺盛，只见顺墙一溜摆着五大筐电焊条头，有半截的，也有整条儿的，紧挨着规规矩矩码垛着几堆钢材和废旧工件，简直像个仓库，粗估一下，也价值几千上万的数儿。噶玛的纸条皱皱巴巴，字写得歪歪斜斜，“这些东西是我从垃圾堆里拣的，管理工厂和居家过日子一个理儿，米缸漏了个窟窿眼儿，你能眼瞅着粮食往泥土里糟蹋？我是共产党员，向很多领导反映过这个问题，可人家不理我，有人还骂我犯贱，吃饱撑的。你也不理我，不容我说话，你是个年纪轻轻的新领导……”

这一夜，嘉措睡不着觉。爬起来到阳台坐了半夜，后来又莫名其妙的烦躁，折腾到天将亮。他看到天幕上仍嵌着一颗金色的启明星，晶亮晶亮的眨着眼睛，东方已涌起云烟一般的朝霞，嘉措老觉着那颗星儿，活脱脱像噶玛的眼睛，在他背后紧盯住不放。

大 堤

徐均生

大堤有没有灌涌出现？

没有。

基石有没有松动？

没有。

拦网式巡查绝对不能放松！

是！

……

大堤是龙县长亲自监督修建的，两个月前完工，今晚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龙县长从大堤检查回到指挥部，全身都湿透了，脚上是一双凉鞋，裤腿卷到膝盖。他也不脱去雨衣，站到窗前，心头是一阵阵抽紧，眉头拧成一个结。

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街道成了一条条河流，又是一个“哗啦啦”的响雷，闪电把城区照得如同白昼，顷刻间，雨整盆整盆地倾倒下来，天地间混沌一片。

龙县长，市长电话。

市长说，你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洪峰有可能漫过大堤，万一大堤被冲垮，整个老城区将会被水淹没。你必须把老城区所有老百姓撤离到安全地带，一个也不能少！你听清楚了吗？

龙县长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很响亮地回答：听清楚了！

龙县长放下电话，对工作人员说，快通知电视广播电台，我要向市民讲话。抗洪指挥部里正好有电视现场直播设备，工作人员立即启动直播。于是穿着雨衣、裤腿卷到膝盖的龙县长出现在全县人民面前——

市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暴雨，再过三个小时上游的洪峰将到达我们龙城，这将是我们的龙城有史以来遭遇到的最大洪峰！我请求大家，凡是居住在老城区的居民，现在还没撤离的，请立即撤离到新城区，那里的学校、饭店

宾馆、政府大楼都已全部腾空，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

电视讲话后，龙县长进老城区检查。老城区的水已经漫过膝盖，整个老城区浸泡在水中。龙县长的眼睛红了，鼻子酸了，他边检查边自责：如果排水系统做得再好一些，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内涝！

龙县长，龙县长……

有人快速涉水过来。

什么事快说！

现在只剩您母亲不肯转移去新城。

什么？你说什么？

您母亲怎么也不肯去新城，一定要守在家里。

龙县长眼睛瞪得大大的，狠狠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喝道：胡闹！

龙县长，您快去劝劝吧！

我，我要上大堤了！

龙县长……

你代我去劝吧，实在不行请强制执行。

龙县长，市长电话。

龙县长接过电话，市长，我向您报告最新消息，现在大堤很安全，没有出现管涌，基石没有松动，老城区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到新城安全地带。什么您、您知道了，现在哪有时间去劝啊，我、我，好，我答应您现在就去！

龙县长把电话边交给身边的人边喝道：是谁？啊！谁把我母亲的消息告诉市长的？啊？

身边没有一个人回答。

龙县长快速地往前走去。

龙县长涉水进了家门。

妈，我来接您了。

妈不走！

妈，妈，您就帮帮儿子吧。

儿啊，你理想中的防洪大堤是不是修好了？

是的，妈。

你是不是说过这大堤修起来，我们老城区再也不会被洪水淹没了？

是的，妈，我说过，可是……

我问你，这大堤结实吗？

结实！非常结实，但是……

我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

可是，妈，我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我知道，那是你当县长的事！

妈……

这时候，恰好有一个声音传来：我跟妈在家等你回来吃早饭！

这声音是龙县长的妻子发出来的，她刚进了家门。

龙县长跟妻子的目光仅仅对视了一秒钟，就大手一挥：走！上大堤！

转身间，龙县长用手抹了一把脸，热泪咽进了肚里。

在大堤现场，百年一遇的洪峰提前到达：

滚滚而来的洪峰，浊浪滔天，排山倒海般地撞击着大堤，发出一阵阵肆虐的怒吼声。洪水快要漫上大堤，抗洪将士在龙县长的指挥下不断加固，誓死坚守……

第二天，雨停了，洪水退了，太阳出来了。

龙县长带着一身的泥污一脚踏进了家门。

迎接他的是母亲和妻子，还有桌上香喷喷的饭菜。

母亲摸着龙县长的面额，眼睛里全是高兴的泪水。

妈，您让我差点急死哦！

妈知道你平安回来的。

妈……

妈，我问您一个问题好吗？

好，你问吧。

妈，您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啊，万一……

妈当然知道万一大堤倒了，我会没命的。

是的啊，您知道不知道昨晚市长命令我来接您的！

妈知道。

妈，您明知可能会这样，怎么还会……

如果我儿子修的大堤倒了，我还有何脸面活在这个世上！

妈！……

阳光下，大堤巍然屹立，威风凛凛！

洪水如同被驯服的野马，很温柔地往下游而去。

坎

童树梅

黄昏时候，刘洁面对茶几上一张薄薄的银行卡，一时喘气有点不顺畅，这卡上可不是小钱，整整二十万啊！钱是一个建筑商送来的，当然啦，人家钱不是白送的，要求新环城路给他承建，仅此而已。

钱这怪物诱惑实在太大了，刘洁发了半天愣，对如何处置它还是拿不定主意，他索性收好卡关上门出去走一走。正埋头若有所思地走着，忽听到耳边响起节奏沉稳的“啪啪”声，不用抬头也知道这是老聋头在钉鞋子。老聋头今年怕有六七十了，整天佝偻着个身子，在刘洁居住的小区前摆个小鞋摊补鞋子，一脸风霜，双手如锉刀，耳朵又聋，却整天笑呵呵的，从没见过他不开心过。刘洁正好觉得腿有点酸，就一屁股坐在老聋头身边的一个小马扎上呆呆出神。

“你有心事吗？”老聋头一边熟练地钉着鞋，一边突然开了口。

沉思中的刘洁冷不防被吓了一跳，老聋头还会说话？转念一想，人家聋可并不哑啊。再一看老聋头那满是关切的脸，心便无来由的一暖，觉得好亲切，于是叹口气说：“老聋头，说出来您也帮不了我忙，我……遇到坎了。对了，老聋头，您这一生一定遇到过不少坎吧？您又是怎么跨过去的呢？”刘洁与其说是问老聋头，倒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因为老聋头听不见，当然了，如果老聋头能听见反而不能说了。

听不见的老聋头当然无法回答，只是用一种怜惜的眼光看着刘洁。

一晃过去了好几天，刘洁心中的斗争终于艰难地分出胜负：留下钱！反正工程给谁做都是做，至于质量方面，抓紧点不就行了？

这天黄昏，刘洁又习惯性地出去散步，走着走着觉得有点异样，想了想明白了：听不到老聋头那“啪啪啪”的钉鞋声了。老聋头呢？

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中年人，衣着很朴素，很客气地说：“您是刘县长吧？我是老聋头的儿子，我爸要我送给您一样东西。”

刘洁看到那人的左胳膊上套着个黑袖套不禁吃了一惊，急急问道：“你爸